

書林漫步

陳原



步漫林書

陳 原

上海人民出版社

书 林 漫 步
陈 原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紹興路54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001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730×1035毫米 1/32 印张9 3/8 插页2 字数121,000
1962年12月第1版 196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

统一书号：3074·390 定价：(八)0.68元

前　　記

这本集子所收杂文四十九篇，大都是些讀書札記或隨感录之类，卑之无甚高論，只不过是在书籍的密林中漫步时所作的粗浅紀錄——如果它对于书籍的爱好者有一点点儿启发，那么作者就很觉得高兴了。

上輯十几篇都写于解放前，多少反映了那个时代书和人的遭遇，有几篇說話不免轉弯抹角，欲言又止，现在編入集子，大致一仍其旧，以见当时为文的“风尚”，只是尽量删去一些蕪辭廢話，使文章略见干淨些。下輯主要是近几年发表的，收入集子时好些篇都作了修改。这些短文說是札記或隨感，其实有的已伸展开去，成为洋洋大文，摆起专論的架子了；有的却只是借題發揮，跟书籍本身关系不大的。好

在集子名为《书林漫步》，杂一些也就由它罢。

各篇按发表或写作先后排列，不加分类。至于各篇发表时的署名和登载的报刊名字、期数，一概没有注明，只在文末注上一个发表或写作的年月。

在这里我衷心地感谢这些年来给我许多鼓励和帮助的编辑同志——若不是他们那么热心地经常对作者加以鞭策，有时甚至加以“压迫”，这个集子里的“急就章”，连一篇也写不出来的。

陈 原

1962年5月，北京。

目 次

前記 · · · · ·	1
上 輯	
柏园夜讀偶記 · · · · ·	3
〔圖 海涅与馬克思、燕妮在巴黎(1844)——茹科夫〕	5
〔圖 海涅画象〕	8
落水种种 · · · · ·	15
文化的“禁城” · · · · ·	17
故意与无意 · · · · ·	23
书在旅行中的厄运 · · · · ·	27
焚书，禁忌及其他 · · · · ·	34
图书审查种种 · · · · ·	40
〔圖 “图书原稿审查証”等〕	42

[图 盖在原稿上的“审訖”图章和删削記号]	44
下水与掷瓶	49
白劳德的奇遇	52
悼凯绥·珂勒惠支	55
[图 《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初版本 (1936)的封面]	56
[图 面包!——珂勒惠支版画]	59
[图 反抗——珂勒惠支版画]	60
国际文化风景线	63
居里夫人被捕	73
探险的喜剧	75
雅典的屠杀	77
不要文化	78

下 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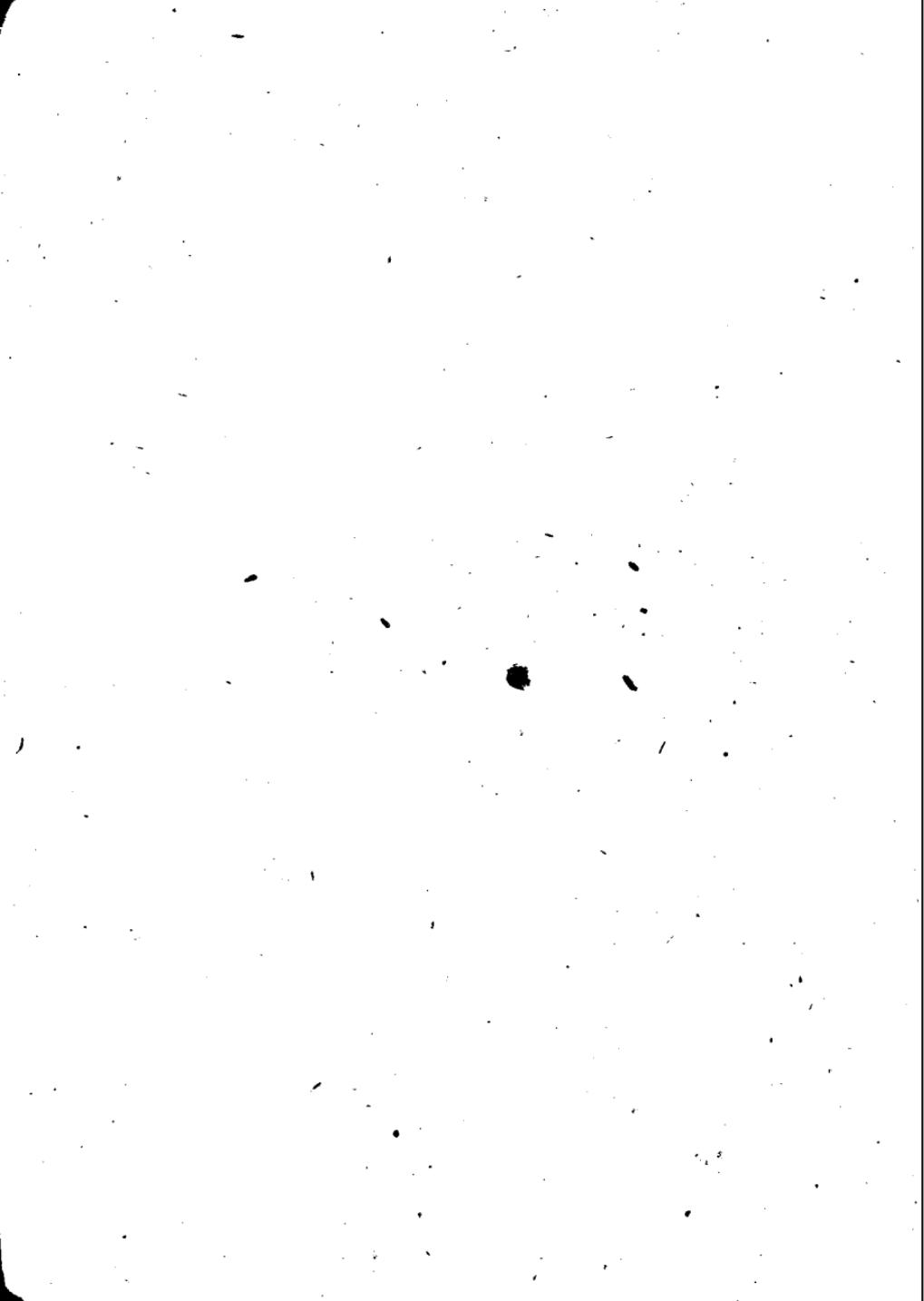
愚蠢而贪婪的魔爪	83
《从后门看美国》	89
认真读点书	103
关于书评	107
《俄罗斯之谜》	111

經典作家和民歌	118
〔图 燕妮·馮·威斯特华伦〕	120
因《摩天楼的横断面》想起的	122
又慈祥，又严厉	125
“工作只怕行家做”	130
含泪的微笑	133
〔图 《死魂灵百图》初版本（1936）的扉页〕	134
〔图 《死魂灵百图》第19页图〕	137
三月十八日	142
〔图 《巴黎公社》封面〕	143
〔图 巴黎公社的街垒〕	146
巴黎公社英雄赞	148
〔图 1871年3月18日清晨，巴黎被“公社万岁！” 的雷鸣般的呼声惊醒了。〕	149
〔图 1871年5月16日公社社员们推倒象征沙文 主义和民族仇恨的凯旋柱——樊多姆广场上的 圆柱。〕	150
〔图 路易·欧仁·瓦尔兰〕	153
〔图 列奥·弗兰克尔〕	157
枉费心机	164

关于《列宁全集》最后几卷	171
书的生命	179
[图 《莫斯科印象记》初版本(1931)的封面]	180
秋田雨雀和《新俄游记》	184
[图 秋田雨雀象]	185
要让论敌说话	188
[图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工作——茹科夫]	189
[图 大英博物馆]	192
注解·普及·提高	194
替读者着想的一例	197
他们欠了我们的债	200
两副面孔之类	207
林则徐译书	212
可纪念的画工	221
百多年前两组连环画	227
简单化不得	233
单背诵正确的结论是不够的	237
民间传说与历史真实	240
三本小说中的海龄	245
十万个为什么	249

有話則長，無話則短	254
審訊是一種信號	257
馬克·吐溫看美國	264
假如狄更斯今日重游美國	272
關於裨治文和《中國叢報》	284

上 輯



柏园夜讀偶記*

我爱柏，我爱它在凜烈的寒风中那优游自得的英姿，我爱它永远青綠，在严寒中从不曾枯黃了自己的枝叶。秋风起后，要是你住在柏园中，你看到的将不是肃杀之气，而永远是春天，战斗的春天。偶而住在这样的一幢房子里，外面周围都是柏树。深夜讀书偶有所感，即随手抄記，因題《柏园夜讀偶記》。

1942年11月7日記

* * *

海涅的諷刺詩，曾激怒了当时德国的当权者。他

* 保留下来的《偶記》，有四段；现在刪节成三段，收在这里；还有好几段那时被国民党审查官所“检扣”，不知去向了。

的詩筆，人称之为利劍；在黑暗的角落里发光，并且刺痛了在黑暗中閃閃縮縮的一群。

海涅成为希特勒的眼中釘，那并不是不可思議的事；但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希特勒下令禁止《罗莉萊》的讀唱，却仍引起了世間不小的惊异。

《罗莉萊》是海涅写的一首短歌，从来称之为恋歌。相传古代有一少女，登上萊茵河畔的高峰，远眺丈夫的归来；可是等呀等的，丈夫还是不归，原来已在萊茵河翻舟淹死了。后来少女变成化石，每当日落黃昏，便用妖妇的歌声，引誘着小舟和舟子，使船触礁——这少女的名字便是罗莉萊。这样的一首短歌被禁，自然并非因为它是恋歌，却是因为它在魔王的眼內，頗有“反动”气味，魔王从这里嗅到了恋情之外的諷喻之故。

海涅的这首詩，有錢歌川的譯文，见中华书局出版的《世界民歌选》，譯得不大翔实，而且調子頗烂，填歌时在分音节中有錯誤，唱不了的。后来立波在翻譯基希的《秘密的中国》一书也譯过，譯文是自然得多了。海涅的詩本来就是很自然的。偶然看到原文和英文散文翻譯的对照本，兴之所至，又重新翻譯



海涅与馬克思、燕妮在巴黎(1844)——茹科夫



一遍：

我不知道有什么預兆，
使我心中这样的煩恼。
一个古老的傳說，
老占着我的心头。

空气这样冷，黃昏到了，
萊茵河水在慢慢地流；
落日的余輝，
照映在山头。

一个美丽的少女，
独坐在那山丘，
穿着耀眼的金衣，
梳着她金黄的头。

她用金梳梳着头发，
一边唱着一首歌儿；
唱着那古怪的